

# 從排他到包容的「我們」： 初探史前館南島常設展廳的主體定位\*

黃郁倫

助理研究員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遺址發展組

huangyulun713@gmail.com

## 摘要

史前館籌備於 1990 年代，在 2020 年前後規劃更新，這期間見證了民族誌博物館與原住民博物館的重要反思和典範轉變，包含反對他者化、強調主體性、以藝術或歷史等視角進行展覽重述、透過展覽直視殖民與後殖民進而與當代社會對話等。本文以史前館南島常設展廳的更新規劃為例，闡述策展團隊所嘗試提出的南島主體當代典範：「*kita* 我們」。

在南島語族 / 語系中，第一人稱複數「我們」普遍有兩種說法，以阿美語、馬來語、印尼語為例，區分為不包含聽者的「*kami*」以及包含聽者的「*kita*」。包含聽者——即觀眾——的「*kita*」隱喻了連結與關聯的概念。筆者認為「*kita*」的提出，體現了史前館作為國家博物館，處在政治與學術領域交叉處的獨特位置，也響應了博物館學發展的趨勢變遷，同時展現了策展團隊的鮮明立場和態度。本文透過 2023 年更新完成的南島常設展廳，文末並特別以單元「邊界」的內容為例，闡述上述論點。本文旨在使讀者在面對「南島」一詞多義而令人困惑的情況下，理解史前館以常設展覽為工具，展現這間當代國家機構對於「南島」的定位與詮釋。

**關鍵詞：**南島、語族 / 語系、博物館展示、民族誌博物館、國家博物館

---

\* 感謝兩位館外匿名審查人細心提供的精湛意見，促使筆者大幅修正文章架構及增補內容。同時感謝本刊編輯委員會的提點，以及本文初稿於 2022 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人類學好南」發表時，評論人王嵩山教授所給予的寶貴意見，不僅促使筆者修改文章標題以臻完善，也針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特別感謝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羅素玫副教授及史前館林佳靜助理研究員，在本文初稿撰寫期間的討論與支持，深表謝意。

# From Exclusive to the Inclusive “W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Austronesian Hall Permanent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aiwan<sup>\*\*</sup>

Yulun Huang

Assistant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ical Site Development,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aiwan

huangyulun713@gmail.com

## Abstract

Plann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aiwan (NMP), began in the 1990s, and coordination for its overhaul took place around 2020, during which major reflection and paradigm shifts for ethnographic museums and Indigenous museums took place, including opposition to othering, an emphasis on subjectivity, reinterpreting exhibitions from artistic o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making use of exhibitions to confront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while engaging in dialogue with contemporary society. Taking the case of the update to the Austronesian Hall’s permanent exhibition at the NMP,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emporary paradigm of Austronesian identity that the curatorial team has attempted to present through the subject of the exhibition: “*kita Us*.”

In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the first-person plural commonly has two forms. In Amis, Malay, and Indonesian, they are “*kami*” (exclusive of the listener)

---

\*\* I would like to especially thank two anonymous external reviewers for their well-thought-out recommendations, which helped me make major revisions to the structure and add needed content.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is publication for its assistance and Professor Sung-shan Wang, who reviewed my preliminary draft of this paper at the 2022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When It All Goes South, which guided me in not only improving the title but also adding more details where required. Special thanks to Prof. Su-mei Lo and Assistant Researcher Chia-ching Lin for their valuable discussions and support during the drafting of this manuscript.

and “*kita*” (inclusive of the listener). The latter symbolizes connection and relationship. I believe its use in the exhibition embodies the NMP’s unique position as a state-operated museum, which is placed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fields, and it is also a response to recent trends of development in museology, manifesting the curatorial team’s clear viewpoint and attitude.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abovementioned points based on the 2023 update to the permanent exhibition,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exhibition section titled “Bordering,” which is discusse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help the reader understand how the NMP has used the permanent exhibition to define and interpret the word “Austronesian” in the face of its many definitions.

**Keywords: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museum exhibition, ethnography museum, national museum**

## 一、前言：原住民與民族誌展覽的當代挑戰

自十九世紀以來，大多數主要城市都追求擁有一間藝術史博物館（art history museum）和一間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在 1970 年代社區／社群博物館（community museum）大量出現之前，這兩大類型的博物館掌握了大部分與族群文化相關的藏品。然而，藏品歸屬的分類標準卻取決於主流與否，此涉及我群／他群的二分法，通常決定了這些藏品的最終去向：主流文化的物件進入藝術史博物館，非主流文化的物件則進入自然史博物館。因此，自然史博物館本質上是多重的，也涵蓋了民族誌博物館（ethnography museum）與人類學博物館（anthropology museum）<sup>1</sup> 的特質。

為了反省並修正這種分類標準的問題，非藝術史類型的博物館開始採取美學取徑的新展示策略，成為當代民族誌博物館的一大特點。例如，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人類學博物館（Museum of Anthropology），自 2004 年起正式改由視覺藝術文化領域的研究者謝爾頓（Anthony Shelton）擔任館長，延續前任館長包括人類學者艾姆斯（Michael Ames）、原住民研究者菲利普斯（Ruth Phillips）的美學展示策略，持續鬆動人類學與藝術之間的界限並獲得正面肯定<sup>2</sup>，如該館參觀手冊所寫：「博物館展示西北岸的原住民工藝品是為精緻的藝術，突顯它們的視覺效果。」（Clifford 2019[1997]:142-147、150）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巴黎的凱布朗利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該館整合了人類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和國立非洲和大洋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並於 2006 年開放，以美學取徑展示民族誌藏品，然而其展示方式卻引發爭議（Clifford 2007；Conley 2010）；批論者認為館方將這些民族誌藏品以藝術品的方式呈現，導致文化去脈絡而落為原始藝術（primitive art），也忽視這批藏品作為法國殖民主義膨脹的附屬品，避而不談這段歷史過程。誠如批評者指出的：「顯然，這間博物館在榮耀它在過去那段不值得榮耀的殖民時期所收集的物件。」（Lebovics 2006:101）

---

1 人類學博物館與民族誌博物館在屬性上有諸多重疊，不僅皆涉及文化展示，且初期都以異文化展示起家。這反映兩者相關學科的範疇是重疊的。人類學的範疇雖然較廣，然而其中的文化人類學，在初期強調透過田野工作進行異文化研究，藉由文化差異而卸除文化偏見以達客觀視野，是該學科的重要特質之一。

2 謝爾頓（Anthony Shelton）任職館長共十八年，媒體總結其定位：領域包括批判博物館學、視覺文化、藝術、美學人類學，是一位為博物館界帶來變革的藝術家，對於重新思考當代博物館至關重要。謝爾頓於 2021 年 7 月卸任後，該館館長改由考古學者羅利（Susan Rowley）接任（Takeuchi 2021）。

以上瓶頸，預告了民族誌博物館的另一條修正路線，受到了社區／社群博物館的影響。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民權運動，促使博物館反思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於是強調自我表述、自行營運和「屬於自己」的博物館由此應運而生，即所謂的社區／社群博物館。這一趨勢影響了許多國立博物館和具有殖民色彩的民族誌博物館，使它們開始強調共作、參與和多元發聲，並試圖以此途徑達成解殖，延伸出原住民博物館（Indigenous museum）這一類型<sup>3</sup>。例如，2004年開館的國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即深受這種理念的影響（Cobb ed. 2005）。然而，這些解殖努力是否成功仍是激烈辯論的話題。否定者認為，雖然這些博物館強調多元和參與值得讚許，但避而不談殖民傷痛的做法卻令人質疑（Atalay and Lonetree eds. 2006；Lonetree and Cobb eds. 2008）。因此，又受1990年代起蓬勃發展的紀念博物館（memorial museum）的影響（Huang 2016、黃郁倫 2019），民族誌或原住民博物館開始採用強調述說真相、直視傷痛、歷史見證和轉型正義的策展手法（Lonetree 2009、2012；Doss 2010）。

這些博物館的發展歷史以及持續的自我批判，顯示出民族誌博物館面臨的社會需求和趨勢。2019年，國際民族誌博物館與蒐藏品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of Ethnography）以「多元與普同」（Diversity and Universality）作為京都年會的主題，這個二元框架承襲了人類學對異文化的強調，以及對跨文化比較的期待。有趣的是，主辦單位也同時規畫了專題演講，探討如何在思考、設計和工作上「超越」多元與普同。換句話說，在異與同、多元與普同之外，民族誌博物館還能有什麼選擇？

演講者克雷普斯（Christina Kreps）和文蒂米利亞（Tim Ventimiglia）提出了他們對民族誌博物館未來<sup>4</sup>的看法，強調博物館應直視過去遺留下的問題，並參與當前的社會議題（Hong 2020:18）。展覽設計師文蒂米利亞以他參與的柏林洪堡論壇（Humboldt

---

3 註腳 2 簡略說明了人類學博物館與民族誌博物館屬性的重疊，此處再從民族誌博物館延伸出原住民博物館。事實上，這三種博物館類型所對應的學科各有其研究重點，但卻彼此相關甚至部分相同。本研究案例「史前館南島常設展廳」碰巧位於這三種類型的交疊處，因此本文視脈絡而交替使用，但以民族誌博物館為主。

4 「博物館作為文化的樞紐：傳統的未來」（Museum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是該（2019）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三年一次的總年會會議主軸。ICOM 底下的各委員會，包括此處所提到的國際民族誌博物館與蒐藏品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of Ethnography），皆試圖在此主題下交流分享。

Forum) 為例, 強調展覽應促進不同人群 (包括不同文化、不同世代) 之間的對話。博物館人類學者克雷普斯借用哲學家哈洛威 (Donna Haraway) (2016) 的著作《與麻煩同在: 在怪物世下建立親緣關係》(*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提出「麻煩」和「親緣」對於民族誌博物館的啟發——留意那些難解的結, 循著線, 梳理出是什麼將人們相連。因此, 克雷普斯在演講中呼籲, 好的展覽應能跨文化連結, 產生移情與同理, 使觀眾意識到自身的角色 (Faucourt 2020:17)。

本研究探討的案例是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簡稱史前館) 於 2023 年推出的南島常設展廳, 屬於民族誌和原住民博物館展覽類型, 繼承了上述的發展歷史與批判反省。史前館籌備於 1990 年代, 並於 2020 年前後進行更新規劃。這段期間正是上述民族誌和原住民博物館發展史上重要的反省與典範轉變時期, 包括反對他者化、強調主體性、以藝術或歷史視角進行展覽重述, 以及透過展覽直視殖民與後殖民問題, 進而與當代社會對話……等。本文將闡述南島廳更新規劃過程中, 策展團隊 (包含筆者在內) 所面對的思辨。一方面, 這些思辨暴露了史前館作為國家博物館, 需要同時面對「南島論述」在政治上的簡化以及學術上的歧異; 另一方面, 反映了史前館所涉足的多重核心學科的研究、博物館理論和策展學的趨勢。本研究試圖梳理上述背景, 進而初探機構策展人如何透過提出的解決方案——即以「*kita* 我們」為展覽主體, 來回應史前館南島廳策展工作上的需求。

## 二、史前館南島常設展廳的背景脈絡

史前館籌備處設立於 1990 年, 並於 2002 年正式開館。當時, 常設展廳的配置規劃呼應了美籍建築師葛瑞夫斯 (Michael Graves) 設計的回字形雙樓層展覽空間。下層展示史前文化, 上層展示現生文化, 這種設計隱喻了地層層位與時間的關係: 越下層代表距今越久遠, 越上層則越接近現代。而上層的現生文化展示則進一步依據與臺灣的距離遠近, 進行配置規劃, 「臺灣南島民族廳」位於回字形的內圈, 外圈則規劃為未來可能擴充的「大洋洲廳」。

然而, 這個擴充計畫多年來一直未能實現。直到 2017 年, 史前館啟動了大規模再造更新計畫, 建置「大洋洲廳」的念頭再次浮現, 並正式納入年底提交給文化部的中長程計畫書中。於是, 兩組策展團隊在 2018 年末大致成形: 「臺灣南島廳」和「世界南島廳」分屬兩個不同展廳, 由不同成員負責策展。前者對既有的「臺灣南島民族廳」進行

更新，後者則取代原先的「大洋洲廳」，從零開始規劃。

這裡值得我們稍微岔題，談談為何 1990 年代籌備處時期的史前館會以「臺灣南島民族」而非「臺灣原住民族」命名常設展廳。受史前館委託主持「第一期展示構想研究計畫」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劉斌雄（1993:12），將前者定義為學術科學的描述，機構策展人徐雨村則希望透過前者培養共同情感（徐雨村 2002、2006，轉引自吳佳芬 2009:26）。當時參與規劃的館員喬宗志（1994:25）在籌備處成立後四年曾撰文將這兩種立場整合說明：「展示構想中，認為臺灣南島民族之文化必需在整個人類文化發展的脈絡中被了解的前提下，界定臺灣南島民族的展示目標以說明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質，並揭示其所屬的系統乃至文化體系為目的。」換句話說，當時機構內部觀點認為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擴大為「南島民族」文化系統，有助於觀眾理解更大的人類文化發展脈絡。然而，史前館此舉替換用語的作法並非單一案例，外部觀點認為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學界的「保守」思維，認為「南島民族」為符合科學與學術要求的中性詞彙，而相較之下，源自 1980 年代原運的「原住民」則屬政治語言（謝世忠 2022:23）。

無論動機如何，1990 年代的史前館確實見證了「南島」在臺灣普及化的初期階段。不僅如此，史前館籌備處在當時也第一時間參與了臺灣整體社會，無論學術界或非學術界，一起將「南島語族」從語言範疇擴大到人群，並創用「南島民族」一詞的過程。若 1990 年代為醞釀期，則差不多十年後開始發酵：

……2000 年前後開始於臺灣社會發酵，民進黨政府一方面秉持多元文化政策的理念，以及著眼於與國際社會連結的可能，也開始推出與「南島」相關的政策，官方與民間團體開始積極尋找與南島語族相關的連結。1999 年開始，原民會補助臺東縣政府每兩年舉辦「南島文化節」……（陳玉萃 2022:13）

2001 年 8 月，經典雜誌經過兩年的籌備之後，推出了當年的年度企畫——「南島語族專題」，並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推出「南島語族的家」特展；2003 年 7 月 9 號，公共電視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共同製作的「發現南島」影片系列，正式播出。經典雜誌與公共電視的這兩個企畫案，配合著相關的展覽與活動，所以特別突出。另一方面，這也可以說是近年來南島語族的議題在臺灣受到極大關注，一個具體而微的展現。近幾年來的「南島熱」實在與澳洲國立大學的考古學家 Peter Bellwood 提出的——「臺灣為南島語族的起源地 (homeland)」的說法有極密切的關係。不過，此說一出，卻也逐漸脫離了考古學研究的脈絡，受到不同程度的挪用。

「原鄉」、「起源地」都極易勾起鄉愁與情感的線，遭到不同的挪用，似乎也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結果（陳玉美 2004:1）。

究其原因，如研究者總結的，「原本作為語言學術語的南島語族（Austronesian），因為『出臺灣說』在臺灣社會內部產生了漣漪效應，轉譯成為『南島原鄉論』，而原住民菁英與政府都看到了『向南島連結』的多種可能性。」（陳玉莘 2022:9）即便是直接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者，近期在統整臺灣南島研究成果時（李壬癸 2015[1997]、2013[2010]；陳有貝 2022；王嵩山 2023），也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混用。這說明一件事：「南島語族」此詞彙顯然在臺灣已具有多重意涵，這無疑增加了本研究在回顧臺灣南島研究時的困難與挑戰。有關「語族」的精確定義，以及在臺灣對此的特別關注，筆者將在下一節詳述。

回到史前館的發展歷史，無論是 2018 年更新計畫的提案，還是更早的籌備階段，在史前館的常設展廳配置思維中，「臺灣南島廳」和「世界南島廳」一直是彼此分離的，像是地圖上一分為二的界線：界內是臺灣南島的事，界外則是世界南島。然而，隨之而來的問題立即浮現：首先，由於國情的差異，以「南島」為名的展示廳對臺灣國內觀眾或許習以為常，但在國際上卻可能無效。再者，我們怎能將臺灣置於世界之外？又怎能世界的框架中移除臺灣？

此外，更關鍵的一點是，回顧原住民和民族誌展覽的發展趨勢，為了強調主體性，展覽常以第一人稱口吻「說我們的故事」進行陳述（Simpson 1996:72），然而策展團隊無論是面對臺灣南島還是世界南島，在不具備使用第一人稱正當性的情況下，如何避免他者化？

上述問題成為南島廳策展過程中的重大挑戰，迫使團隊在經過一年半的運作後，於 2020 年第二季將兩廳整併為一個「南島常設展廳」。在此過程中，策展人對展示理念與內容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創新，提出以「*kita* 我們」作為展覽主體的構想。

在南島語族／語系中，第一人稱複數「我們」普遍有兩種說法——排他的和包容的——以阿美族語、馬來語及印尼語為例，分別是排他（不包含聽者）的「*kami*」，以及包容（包含聽者）的「*kita*」。筆者認為「*kita*」在語意上所象徵的概念，不僅指出雙邊主體，也帶出了雙邊主體之間的對話關係，這樣的概念為民族誌博物館長期以來的主客位之爭開創了新的可能。這一個創新的主體定位強調了連結（connectivity）與關聯

(relevance)，使史前館所呈現的「南島」更具包容性和互動性，也為博物館觀眾提供了一個定錨的位置，使觀眾能夠從多重視角理解具有多重意義的異質「南島」。

### 三、如何以「南島」為名

#### (一) 在翻譯中尋航

語言學家從未宣稱過有南島人，頂多只是意指那些使用古南島語和派生語言的人 (Jeffery Marck 2002:7，轉引自陳其南 2014:140-141) <sup>5</sup>。

南島語族是一個古老、廣佈的語族，它既不是個人群也不是個文化 (Solheim 1984/1985:77，轉引自陳玉美 2004:1) <sup>6</sup>。

「南島」一詞對臺灣國內民眾並不陌生，但在國際上遠不如在臺灣普及。「南島」一詞源自語言學研究，「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或「南島語系」是語言學者所建構的語言群體。因此，除了語言學範疇外，「南島」在其他情境中是一個相對冷僻的詞彙。然而，由於臺灣的特殊國情，這一詞彙在近年來被大量使用 (盧梅芬 2016；陳芷凡 2021；謝世忠編 2022)。

在當代其他情境和國家中，較為通用的詞彙包括：基於地理範圍所區隔出的東南亞 (Southeast Asia)，以及構成大洋洲 (Oceania) 的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 與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後三者實際上是法國探險家迪維爾 (Jules Dumont d'Urville) 於 1831 年提出的主張，後來普遍被外來者誤用成為集體刻板印象，也被當地人加已挪用成為自身認同 (Matsuda 2022[2011]:9)，也被用來描述相關的人群，如玻里尼西亞人 (Polynesian)。

---

5 原文為：The linguists have never claimed there was an Austronesian “people”, other than in the sense of people speaking Proto Austronesian and descendant languages.

6 原文為：“Austronesian” is the name of a very old and widespread language family; it is neither a people nor a culture.

相較之下，「南島」(Austronesian) 作為名詞，既不描述空間，也不指涉人群，而僅單指語言。若需指涉人群，較為嚴謹的稱法是「說南島語的人」(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或 Austronesian speakers)。

兩群人有相同的語言並不意味著他們有相同的文化，有相同的文化也不意味著他們有相同的血緣，反之亦然。史前館作為一間研究機構，其相關學科，例如歷史語言學建立了南島語擴散的若干假說，考古學則加以驗證，再加上分子生物學試圖重建非人物種如構樹、檳榔的可能傳播途徑。然而，學科之間的研究推論卻不全然吻合。考古學者陳玉美(2004:6) 在約二十年前曾撰文回應，她指出：

人(生物的)、語言與文化(器物、物質文化)三者相互之間並非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也就是說，三者之間可以有不同的組合關係。血緣相同的人群，可能因為不同的歷史因素，日後操不同的語言，發展出不同的社會文化組織與結構。

因此，史前館在執行國家政策對於南島定位的發展、承接國內各級機關團體與人民對於「南島」一詞琅琅上口的現象時，事實上，學術研究對於南島的理解尚未構成完整圖像，甚至研究結果之間也偶有衝突與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認為有必要將「南島」(Austronesian) 一詞還原為語言，以免不知情的讀者無意間簡化了數千年來說南島語的人在大洋上的歷史發展。

「南島」這個概念的出現早於其命名大約三個世紀，並且與歐洲殖民勢力的擴張密不可分。十六世紀末，荷蘭先行探險家之一德赫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 為荷屬東印度公司開拓航線，成功繞過非洲南端，抵達島嶼東南亞。他在兩次航行中記錄下馬來語和爪哇語的詞彙，這些詞彙在他過世後於 1603 年出版為字典。十多年後，荷蘭海員勒梅爾(Jacob Le Maire) 在成功繞行地球一周的過程中，記錄下「廣義」玻里尼西亞地區<sup>7</sup>的語料。隨著荷蘭商船所象徵的資本、帝國和殖民主義的擴張，不同地方的語料得以累積，促使荷蘭歷史語言學家雷蘭德(Adriaan Reland) 在 1706 年提出馬來語、馬

---

7 根據陳其南(2014:137-138)，意為「多島」的「玻里尼西亞」這個名詞曾有很長一段時間與「大洋洲」交錯使用。曾經，人們一度廣義地認為「玻里尼西亞」的概念包含了島嶼東南亞，並因此分為「東玻里尼西亞」和「西玻里尼西亞」。然而，現今廣泛接受的「玻里尼西亞」概念則是歷來最狹義的版本。

達加斯加語和玻里尼西亞語之間的相似性。

大約一百年後，雖然臺灣從未被視為玻里尼西亞或馬來地區的一部分，德國語言學家阿德隆 (J. C. Adelung) 和克拉普羅特 (J. H. von Klaproth) 根據上述荷蘭時期的文獻，推論出臺灣的原住民語與這一大群語言相關。1840 年左右，德國學者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和波普 (Franz Bopp) 先後使用「馬來－玻里尼西亞語」(Malayisch-Polynesisch) 這一複合名詞來指涉分布在這片海域上的語言。最終在 1899 年，奧地利語言學家施密特 (Wilhelm Schmidt) 為了解決既有詞彙的不足，提出「南島」(Austronesian) 這一個名詞，意圖與澳洲這塊「南方陸地」(Australia) 對稱，創造了「南方島嶼」(Austronesia) 這樣的字根組合，從此「南島(語)」(Austronesian) 一詞誕生於世 (Blust 1995:454; Ross 1996:143; 陳玉美 2004:1-2; 陳其南 2014:137-140; 黃維晨、台灣太平洋研究學會 2019:18)。然而，「南島」的概念並未在二十世紀上半立刻進入臺灣。當時日本政府透過大規模學術調查建立關於臺灣的現代知識，由於此時國際學界對於島嶼東南亞和大洋洲已累積不少資料及研究，因此日本學者以及戰後臺灣學者大多延續以「馬來－玻里尼西亞語」來認知臺灣原住民語、以「馬來系統」來理解臺灣原住民文化 (陳其南 2014:168-170)。

直到 1970 年代，夏威夷大學語言學者白樂思 (Robert Blust) 開始投入南島(語) 的研究，隨後於 1980、1990 年代，澳洲國立大學考古學者貝爾伍德 (Peter Bellwood) 和人類學者福克斯 (James Fox) 也先後加入此行列，整合跨學科資料<sup>8</sup>。他們在國際學界相繼發表了南島(語) 起源地的推論結果，並將臺灣納入範圍之一 (Blust 1976、1984/85; Bellwood 1980、1984/85; Fox 1995)，帶動了國內外學界的熱烈討論。隨後，「南島」的概念在臺灣受到原住民運動前輩、排灣族人林明德的接納，他在 1995 年創辦《南島時報》，以週報形式建構並推廣「南島民族」，目標是以此作為「臺灣原住民族」的替代認同 (王勁之 2020; 盧梅芬 2016:54)。再隔五年，知名學者戴蒙 (Jared Diamond) (2000) 在《自然》(Nature) 期刊刊載了一篇以〈臺灣給世界的禮物〉(“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為題的短文，深入淺出總結以語言學為主的研究成果，意外在臺灣帶動了將原本僅指語言的「南島」一詞，開始以身分認同的概念散播。然而，筆者認為這一詞彙得以廣泛流傳的另一個關鍵原因，可能是翻譯上的誤會。

語言學以「language family」稱呼語言群體，華文翻譯為「語系」或「語族」(葉蜚

---

8 後續更有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成果 (Chang *et al.* 2015; Sagart *et al.* 2018) 持續推動相關的討論熱潮。

聲、徐通鏘 1993:308-310)，兩者之間是可交替使用的同義詞，或有單位大小之別，說法不一（謝世忠 2022:22；林盈妤 2023 年 1 月 6 日私人通訊；黃維晨 2023 年 1 月 6 日私人通訊）。無論如何，華文的「族」字和英文的「family」反映了歷史語言學的研究課題：借用人類的親屬樹狀圖為工具，建立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推斷哪些語言是同源語言。然而，「族」字在華文語境中通常指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如家族、親族）、人種或人群（如漢族、愛努族）。其實語言學的翻譯忠實呈現了歷史語言學將語言比喻為人類的做法，但問題在於後繼的其他學科和學界以外的使用者，沒有意識到這一譬喻，而直觀地將「語族」誤解為人種、人群及具有祖嗣關係的血緣親屬。

一個近期的實例是 2021 年 8 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舉辦了《南島起源：2019 年南島語言復振國際論壇實錄》（*The Origins of the Austronesians: International Austronesian Languages Revitalization and Outlook*）新書發表會。以下是筆者節錄白樂思致詞稿的部分內容，並將英文原文與字幕中譯並列對照：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is the largest on Earth in terms of its geographical extent, at least prior to the European colonial expansions of the past 4-500 years, the spread of English, Latin and Spanish and French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The Austronesian expansion out of Taiwan to more than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206 degrees of longitude from Madagascar to Easter Island, or Rapa Nui.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chapters in human history.

南島語族以地理分布來說是地球上最大語系，至少在過去 4、500 年歐洲殖民擴張前是如此，遠在英語、拉丁語、西班牙語、法語擴散到世界各地前。……南島語族從臺灣遷徙擴散的過程，繞了地球半周、經度 206 度，從馬達加斯加到復活節島，這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篇章。<sup>9</sup>

這段落談論的對象是語言，包含南島語、西班牙語、法語等。然而，請留意筆者在原文與中譯中標註的兩處底線，以及中譯後在語意上形成的模糊空間。特別是這句：「南島語族從臺灣遷徙擴散。」白樂思的原意是指古南島語以臺灣為起點向外擴散，但中譯後的語意，可能會讓不熟悉語言學「語族」定義的讀者誤以為史前「南島人」以臺灣為

---

9 由筆者繕打自新書發表會直播影片。

起點向外遷徙。然而，史前並不存在「南島人」這樣的人群。

另一方面，中文書名《南島起源》採用了簡化命名，這造成了問題。既然英文「Austronesian」是語言而非人群，原書名 *The Origins of the Austronesians* 應該翻譯為「南島語言起源」。然而，由於絕大多數讀者將「語族」視為人群，甚至等同於血緣緊密的民族，因此誤解為「南島民族起源」。

對語言學來說，自始至終，語族指的從來都只是語言。《南島時報》發刊後三年，國內考古學者陳伯楨（1998:63，轉引自盧梅芬 2015）率先看出問題，提議將「南島語族」只保留在語言學範疇，以免未來被繼續誤用。考古學者貝爾伍德（Bellwood 1984/85:109）在早期發表中也曾清楚表明：南島起源是一個語言學的問題<sup>10</sup>。在此前提下，考古學、體質人類學的相關研究只能作為語言學研究的補充，任何跳過語言學而單獨產出的論述，都是無效的。

因此，南島廳策展團隊在展板上明確寫下：「語言學使『南島』在地圖上有了具體輪廓。」總結來說，「南島」經過多次想像與詮釋，從語言成為了空間，並在（很可能以臺灣為首的）少數人誤導下成為人群，卻又被此人群挪用，成為其多重認同的一部分。但追根究底，是語言定義與界定了這群人，而非血緣。因此，策展團隊反對「南島民族」這一暗示血緣的誤解與誤導，最終選擇「南島族群」（Austronesian Peoples<sup>11</sup>）來指涉人群——此時「南島」作為形容詞，而當它作為名詞時則回歸為語言——並希望透過代表多重的「群」字強調這一人群的異質與多元。南島廳不再使用原本指涉語言的「南島語族」來指稱人群，以避免複製錯誤翻譯，並利於勘誤。

## （二）海洋無法劃界

以「南島」為名進行策展所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如何劃分展區。從地理位置劃分展區主題，不論是以大洲、國家或區域為名，都是民族誌博物館自始至今廣泛使用的做法，這也延續了史前館自籌備處以來的規劃邏輯。雖然以地理位置劃分顯然已無法反映當代現象的複雜性，如流動（mobility）、混成（hybridity）等事實，但仍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知識分類與資訊架構方式。因此，在 2018 年的再造更新計畫中，將「臺灣南島廳」

---

10 原文為：The question of Austronesian origins is basically a linguistic question, since the taxon itself is a linguistic construct.

11 事實上，在本研究書寫期間、南島廳製作完成後，筆者對英文的擇定有了不同的想法，而傾向於使用「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或「Austronesian speakers」。

與「世界南島廳」設為兩個不同的常設展廳。

然而，這樣的劃分在邏輯上存在明顯問題，因為臺灣本身屬於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臺灣南島」與「世界南島」在字面上並不對等。即便館方進一步解釋，這裡的「世界南島」實際上指的是「相對於臺灣之外」，並區分為島嶼東南亞與大洋洲兩大區域，這樣雖勉強解決了邏輯上的質疑，但在實際策展工作中仍然衍生出諸多問題。例如，在臺灣的東南亞移工與新住民主題該置於哪一個展廳？臺灣原住民近年參與支持東南亞及大洋洲的抗爭運動和藝術文化節慶，又該置於哪一邊？

如果「臺灣南島廳」與「世界南島廳」兩組策展團隊互不往來、平行運作，或許問題不會那麼突出。但正是因為兩廳希望能達成互補或對話，策展團隊很快發現，類似上述的兩難選擇層出不窮，每當策展人強迫自己做出選擇時，只會進一步鬆動「臺灣南島」與「世界南島」二分框架的合理性。

新的太平洋研究提供打破二分框架的可能。應用海洋學匯流圈概念的「跨地域結構」(trans-localism)思維，視太平洋為多重現場的連結，冷暖不同的海水跨越深度與緯度流動，各地因海洋而緊密聯繫在一起。物質與非物質的交換有來有往、重疊聚合 (Matsuda 2022[2011]:8-12)。另一方面，由於海洋開放與連結的本質，當代以大洋洲經驗發展出的著名文化認同「群島之洋」(Sea of Islands) (Waddell, Naidu, and Hau'ofa eds. 1993)，明顯異於過往認同政治總是強調差異的主張 (White 2018:26-27)。研究者因此意識到，我們無法切割印度洋與太平洋，要在海洋上劃定界線是不切實際的 (Armitage and Bashford eds. 2014:8)，進而提出以交織的航路之網來重新理解島嶼與海洋。

然而，意圖將臺灣南島納入世界南島進行整合呈現，卻在史前館內部引起了另一番焦慮。由島嶼東南亞與大洋洲組成的世界南島範圍極為廣闊，這片海域上各區域的多重歷史與多樣的原生文化，交織成豐富而異質的當代景象。單單世界南島就已經不是一個容易具體描述的客體，若再打破世界與臺灣的二分框架進行整合呈現，是否會顧此失彼，並在有限的展覽空間裡排擠了臺灣南島的內容？

此外，整合的前提是臺灣南島與世界南島具有共同基礎，然而兩者之間的異質性也同樣不容忽視。舉例來說，史前館最重要的利害關係對象是臺灣國內觀眾，其中幾乎可視為「臺灣南島族群」同義詞的臺灣原住民是重中之重。臺灣南島的策展論述可預期會以原住民研究為基礎，國內也已累積多篇結合實務經驗的博物館人類學研究 (王嵩山 2009；胡家瑜 2007)。然而，適用於墾殖社會如臺灣以及美加紐澳的原住民研究，並

不完全適用於世界南島的策展。因此，策展人該如何拿捏與呈現兩者之間的共性與差異？或者，在平衡同與異之外，能否找到另一種策略。

#### 四、重返博物館經典：展覽作為儀式空間

為了尋找適合的策略，筆者回到博物館理論與博物館史的發展中思考。博物館學史通常根據不同的博物館類型來研究和書寫各類型的發展歷史，而這些發展軌跡往往是多軸線的，反映了相關學科的思潮。例如，民族學反省將研究對象客體化的作法；文化人類學嘗試使研究者現身，揭露自身的參與並進行反身性思考；民族誌透過自我書寫以追求主體性。同時，博物館學也受到了這些思潮的影響，除了民族誌博物館對於展示櫥櫃將文化凝結於過去的手法有所反省外，原民館也開始以社區／社群博物館的形式進行發展。

由於南島廳與上述領域息息相關，加上史前館作為國家博物館的文化治理功能，僅以單一發展趨勢來評估策展策略並不足夠。因此，此次南島廳的更新案試圖回應民族誌博物館和原民館展覽的當代、多軸發展趨勢，包括：檢討過去將非主流族群文化以自然史方式展出的作法、將內容詮釋由研究者的客位立場修正為自我表述的第一人稱主位立場、反省僵硬的地理界線無法呈現流動與混成的現象、直接面對歷史留下且尚未遠去的殖民傷痛等。策展團隊在執行策展工作的各個環節，如核心價值、單元架構、展示選件等，試圖綜合檢視上述軸線所呈現的觀點和關懷，最終發展出現在的展覽樣貌。

過去熟悉的組織單元方式包括以「族群別」（如排灣族、泰雅族等）、以「地域空間」（如臺灣、玻里尼西亞等）、或以「學科分支」（如經濟生計、宗教信仰等）為架構。展覽則有以「多元」為核心價值故選件以強調差異為原則者，也有以「美學」為核心價值故選件以突顯表現手法為原則者。策展團隊最後決定以「連結」作為史前館南島廳的核心價值，以「議題」為單元架構，因此優先選擇能與觀眾建立關聯的展示品，以此跳脫同與異的拉扯與取捨。

接下來，筆者將回到博物館史的脈絡，來說明南島廳策展團隊所提出的這一個解決方案所代表的意義。本文前言回顧了博物館界的自我批判與修正，和所形成的變動軌跡。然而有趣的是，在筆者看來，南島廳展現了博物館極度復古的經典功能：博物館作為儀式空間。

第三節提到以「南島」為名的翻譯問題，筆者也曾被誤導，將語言與人群這兩種不同概念混淆。然而，即便恍然大悟這崎嶇落差的轉譯之路後，筆者仍然想擁抱「南島」作為我輩的身分認同。如同在《太平洋的多重歷史：大洋、土地與人群》譯者序中，筆者和同事方鈞瑋（2020:11）坦然向讀者分享的心境：

「南島」，這個由語言學家基於語音、語彙、語法規則等之相似性建構的語言群體，在臺灣被大量擁護並成為身分認同政治的詞彙。作為博物館員，我們帶著尷尬但興奮的心情參與策展工作。一方面清楚理解是臺灣獨創「南島民族」這樣的詞彙，多少臺灣人因此被誤導，以為在南島這艘大船上的是相同血緣與文化的一群人；另一方面卻又著實喜愛這宛如通行證的二字，它名正言順使我們服務的博物館得以連結這群與我們親近的東南亞與大洋洲的島嶼人群，並向觀眾呈現。

2019年起，史前館提出「世界南島文化在臺灣」策略方針，其中包含本研究所探討的南島廳建置。這些以「南島」為名的舉措，其實並不完全是被動由上而下的國家文化政策，也受到參與其中的個體所催生。例如，在策展過程中館方舉辦了四場焦點團體訪談<sup>12</sup>，受訪者樂見以「臺灣南島」取代「臺灣原住民」，或交替使用。因此，筆者認為史前館承接了臺灣國家與人民對於「南島」的想像，南島廳無法避免，但也樂於承擔成為南島建構工程的一環——換句話說，成為南島建構的通過儀式。

鄧肯（Carol Duncan）與瓦拉赫（Alan Wallach）（1980）提出，現代美術館空間的儀式性質與國族建構密不可分，其屬性上可類比為寺廟、教堂、神龕與皇宮等建築與空間，因為美術館與這些傳統儀式紀念碑在本質上相同，觀眾透過行走在被設計過的經驗裡，形塑成為理想的、文明的公民（ibid:448-452）。始祖級的案例是巴黎 1793 年成立的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它在法國大革命尾聲由皇宮轉型為國家的公共美術館。不消半世紀，其他西方國家也陸續有了自己的國家博物館或國家藝廊（Duncan 1991:88）。公共美術館可以說是陳述理想國家描述的国家發言人，也是使觀眾經歷文明

---

12 焦點團體訪談舉辦於 2019 年 4 至 6 月間，由筆者與同事方鈞瑋執行，林芳誠、王勁之協助。當時「臺灣南島」和「世界南島」尚分屬兩組不同團隊、規劃為不同展廳。筆者與方鈞瑋當時所參與的是「臺灣南島廳」的更新，而我們想了解「非博物館研究人員」如何看待「臺灣南島」這個與「臺灣原住民族」高度重疊的詞彙。共四場次，團體屬性分為：(1)史前館內非研究人員、非一線教育人員的館員、(2)史前館一線教育人員、(3)史前館外具相關興趣或背景者、(4)觀光旅遊業服務人員。人數共二十七人，原住民族身分與非原住民族身分約各半。參考黃郁倫分析整理簡報內容，2019 年 12 月 11 日，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內部檔案，臺東。

化儀式的國家祭司，特別對國內觀眾具有建構公民身分的儀式功能。

雖然在 1980 年代新博物館學 (new museology) 出現後，過往博物館作為文明化儀式、提升涵養的任務似乎應該被削弱；新博物館學倡議博物館作為平臺、論壇，更強調主動地去打造多元包容的社會，以觀眾需求為主 (Vergo ed. 1989)。新博物館學至今仍深遠影響著博物館產業，使得鄧肯與瓦拉赫指出的，乍看之下似乎是屬於前一個世代的產物，但事實上，博物館並沒有完全擺脫國家發言人、國家祭司的角色。博物館、遺產地、展覽等，是班奈特 (Tony Bennet) (1994:126) 所謂展示叢結的一組文化技術 (cultural technologies)，組織出一群出於自由意志進行自我規範的公民。這些文化技術雖然是使觀者賦權的工具 (Crooke 2007; Karp 1992)，但同時也必然形塑與強化觀者的身分認同。

以南島廳為例，史前館作為一間國立博物館，企圖使觀眾透過展覽，建立臺灣與廣袤的大洋洲及島嶼東南亞之間的關係，並建構一個橫跨這三者所構成的空間上的身分認同。原本單指語言的「南島」，雖然在臺灣率先成為一種文化與身分認同，但以目前臺灣政府積極推動的情勢下，史前館接受了「南島」作為一個正在建構中的身分認同的事實。以此為前提，策展團隊透過南島廳呈現的是非單一同質、非靜態凝視、非獨立遺世的南島族群，並向觀眾提示南島族群文化上的能動性，同時直視那召喚情緒的困難歷史，以及引導觀眾意識到自身與南島族群的關聯。

正是「關聯」這個關鍵環節，引導策展團隊最終以「*kita*」——包含聽者的第一人稱複數——作為南島廳的主體。「*kita* 我們」這個詞彙內建的包容性，一方面呼應南島族群的異質與多重，另一方面也象徵著一種邀請姿態，邀請觀眾建立或尋找自身與南島族群的關係。唯有當「關聯」建立時，對觀眾來說才具有意義 (Simon 2016:22)。因此，南島廳如同一個打造文明化 (海洋文明) 與認同 (南島族群) 的儀式空間，回應並重返了鄧肯與瓦拉赫所描繪的經典博物館功能。

## 五、建立親緣：*kita* 我們

「南島」是語言，不是血緣——在閱讀非語言學領域的文章時，筆者必須時刻提醒自己。這使筆者想起南島廳在 2020 年第二季整併成立後、夏天尚未結束時，史前館時任館長王長華邀請了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的張月琴教授和她的學生來館進行諮詢，

討論如何在南島廳中，反覆但不囉唆地確保觀眾知曉，語言學是「南島」得以被界定的基礎。然而，把歷史語言學重建的南島語言親屬系譜陳列出來，又顯得過於科學，不符合策展人的展示目標。

「每個單元都用南島語來命名呢？」當時初期的展示規劃有以「家」為名的單元，因此在設計會議的腦力激盪中，策展人曾想過使用「*rumah*」、「*uma*」、「*luma*」等「家／家屋」的南島語詞彙，來命名或設計單元展板，透過並列這些南島語詞彙，暗示觀眾南島語言同源的關鍵。隨著策展工作的演進，展示單元從南島研究的重要題材修正為普世議題，例如「家」修正為「理解」，這使得以南島語命名的計劃逐漸失去意義，但卻有一個單元繼承了這一初衷：第一單元「*kita* 我們」。

在印尼語中，「*kita*」是包含聽者的第一人稱複數，而「*kami*」是不包含聽者的第一人稱複數。初學印尼語時，筆者總是得停頓幾秒確定沒有將它們搞混，因為在筆者曾學習過的其他外語中，尚未有過這樣的區分。但語言學習的樂趣之一正是這些產生落差的地方。由語言學教師成立的「語言學網絡」(LinguisticsNetwork, n.d.) 網站<sup>13</sup>在介紹南島語族／語系時，特別點出南島語族／語系的共通特色之一，是將第一人稱複數區分為排他的和包容的兩種：

南島語族／語系擁有超過 1200 種語言，散見於太平洋上，在馬來西亞、玻里尼西亞、印尼、密克羅尼西亞與此區域裡的許多島嶼。

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支是南島語族／語系的一大分支，包含爪哇語、馬來語、塔加洛語、查莫洛語等……(中略)……許多南島語和馬拉加西語(馬達加斯加島上的語言)的第一人稱複數都分為排他的和包容的兩種、造句時會以動詞為首字或次字、將單字重複是一種語法標記。其中一些語言的音位系統非常簡易，如夏威夷語只有 13 個音位。

根據白樂思和特魯塞爾(Stephen Trussel)建置的網路版《南島語比較詞典》(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Dictionary)，南島語族／語系分支的親屬關係如下：

---

13 <https://www.linguisticsnetwor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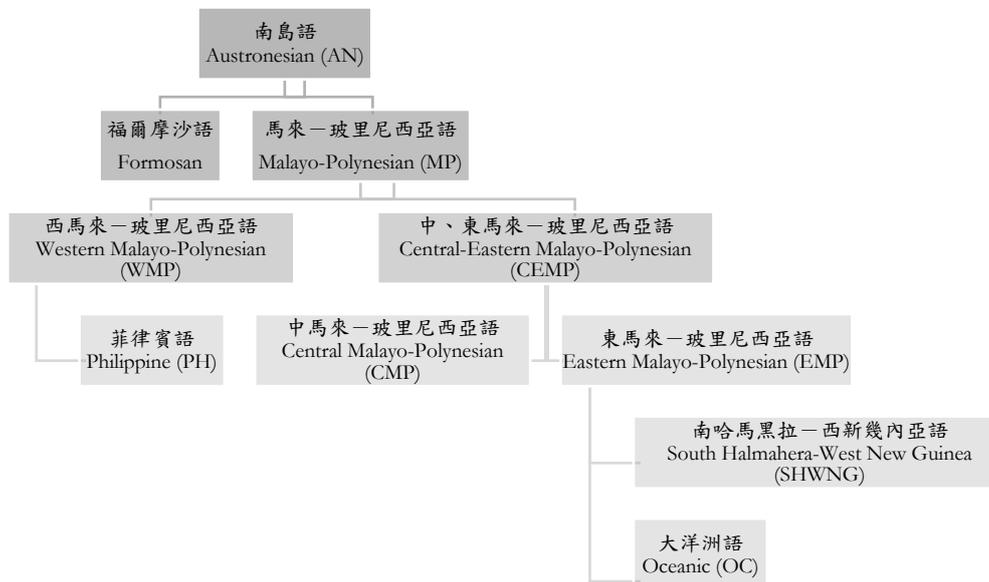


圖 1 語言學所建構的南島語族／語系分支的親屬關係

在南島語族／語系的上千種語言中，排除聽者的第一人稱複數的古詞彙有「*ami*」、「*kami*」，而包含聽者的則有「*ita*」、「*kita*」等，而且這些詞彙仍存在於現今的語言中。白樂思和特魯塞爾列出了至少二十七種現生語言以「*kita*」、三十三種現生語言以「*ita*」指涉「包容的第一人稱複數」，以及四十一種現生語言以「*kami*」、十六種現生語言以「*ami*」指涉「排他的第一人稱複數」。這些現生語言廣泛分佈於南島語族／語系分支的各個層次，換句話說，從臺灣到玻里尼西亞地區皆有使用。由於島嶼東南亞複雜的歷史導致語言顯著的多樣性，語言學者進一步研究馬來語和印尼語第一人稱代名詞的演變，發現在部分方言裡「排他」與「包容」的區別已不復存在，然而有趣的是，通常被保留下的詞彙是包容的「*kita*」——不僅使用更為頻繁，甚至擴展為單數意義的第一人稱——研究者據此推論在「排他 *kami*」與「包容 *kita*」這組二元對立的概念中，後者在語言邏輯上更為核心 (Donohue and Smith 1998)。

承上，「包容的第一人稱複數」成為南島常設展廳第一單元「*kita* 我們」的命名依據，觀眾的參觀體驗由此展開。第一單元再分為三個子單元，分別介紹創世起源神話、遷徙移動的歷史，以及價值觀與思想。展示內容與觀眾之間必定存在某種關聯，目的是讓觀眾在南島廳的展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如同「*kita*」這個字所展現的語意。首先，

觀眾在達悟族的創世神話中可以看到巨人，在卑南族的創世神話中可以看到洪水，在伊班族的創世神話中看到泥人成人，這些內容旨在引導觀眾連結到自己熟悉的文化內涵。接著，展示解釋了美洲的作物、歐洲的人群、亞洲的物品以及臺灣的古老語言，如何隨著海水在這片大洋上頻繁流動，進而發現這與當代的生活並無二致。最後，觀眾透過島嶼長出的思想和從海洋升起的觀點，銜接普世與當代面對的議題，從中得到啟發和撫慰。

有限的空間與資源使得展覽如同一場零和遊戲，什麼被納入、什麼不被納入，成為博物館內部的熱門討論。因此，「*kita* 我們」最終成為南島廳的主體定位，也緊扣著展覽的核心概念，有助於判斷、挑選符合此概念的展覽內容，讓觀眾能夠將自身納入或進行反身思考。

換句話說，「*kita*」的概念更貼近哲學家哈洛威（Haraway 2016:13）提出的「觸手思維」（tentacular thinking），一種循著線與連結、找到糾纏處與模式，並明白什麼使人們相連、什麼使人們斷離的思維模式。哈洛威在研究中提出一個思考當代環境危機的新框架，她以「怪物世」（Chthulucene）取代人類中心主義的「人類世」（Anthropocene），強調跨物種共生的必要性，並透過「建立親緣」（making kin）來擴展我們對家庭和親屬的理解，包括非人生物。有趣的是，此哲學思維啟發了博物館人類學者克雷普斯（Kreps 2020:107）。克雷普斯進一步認為觸手思維能照亮歷史裡不光彩的篇章，以及這些歷史所留下的糾葛與後果；她也將觸手思維視為一套工具，有助於對當下的理解，成為深思熟慮的行動指南。

以上的思維轉向是有跡可循的。博物館學者賽門（Nina Simon）2016年出版《關聯的藝術》（*The Art of Relevance*）一書，探討如何使博物館對更廣泛和多元的觀眾群體產生關聯；關聯產生意義，意義形成有效對話。加拿大原住民作家克拉維奇（Patty Krawec）2022年出版《成為親緣：勿忘過去與重塑未來的原民呼籲》（*Becoming Kin: An Indigenous Call to Unforgetting the Past and Reimagining Our Future*），鼓勵讀者探索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成為彼此更好的親戚，以創造公正和永續的未來。簡言之，民族誌博物館長期以來在多元與普同的二元框架下進行討論、進行實踐，而「親緣」作為隱喻，延續了近年博物館對於「關聯」的主張，具有相當啟發性地破除了異同對比這樣的框架限制。以這樣的思考為脈絡，再加上「南島」的異質所帶給策展人的挑戰，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南島廳得以提出「*kita* 我們」作為展覽主體的想像。

以下透過單元「邊界」中的兩個內容為例，來具體說明策展選件的實例，使本節目前為止偏向抽象概念的闡述更加具體。這兩個內容分別是達悟族銀盔和國際換日線。

達悟族的銀盔是一種儀式性禮器，男子在新船下水、新屋落成、驅靈或招飛魚等儀式中會穿戴。銀盔在各個與史前館同類型與主題的博物館中，是出場頻率相當高的展品。透過這樣經典的民族誌展覽物件，南島廳試圖帶出單元「邊界」下的第一個子單元，即邊界具有的「保護與區隔」作用。這樣的議題式單元，旨在引導觀眾聯想自己所熟悉的案例或文化現象。不僅如此，由於蘭嶼當地並不產銀，製作銀盔的材料來自海外，這成為策展進一步說明的內容。十六、十七世紀，西洋商船帶著由歐洲西班牙發行、於美洲墨西哥鑄造的里爾銀幣前來亞洲貿易，達悟族人經由交換或打撈沈船取得銀幣，將其打造成具有當地意義的銀盔。透過銀盔搭配銀幣的展出，配置在單元「邊界」的另一個子單元「跨界與中介」，帶出物的旅行、物質的轉換和物件再脈絡化的概念。前一節所闡述的——以連結為核心價值，以議題為單元架構，優先展示能與觀眾建立關聯的選件——體現在達悟族銀盔這一選件上。

有關國際換日線，雖然它不是一個可蒐藏的實體物件，但在策展初期就被列入策展選題的口袋清單中。起初團隊討論到「空間的南島」時，談到這片海域上有許多由外部劃定的線條，例如 1831 年由法國探險家提出的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玻里尼西亞的邊界，以及 1868 年英國生物學家提出的華萊士線、1884 年在美國一場會議中劃定的國際換日線等。討論中涉及這些線條所反映的異質性，以及劃界過程中的霸權與武斷。由於國際換日線是不論身處何處的人，日復一日都會經歷的一條線，因此特別容易引起共鳴。十九世紀末，歐陸思維假定海洋是無人的真空狀態，武斷地將換日線指定在太平洋上，歐美各殖民國單方面認為如此可最大程度降低對各國造成的影響，致使大洋洲被迫一分为二。國際換日線帶給鄰近居民現代生活上的諸多不便，因此它曾多次在島國居民的意志下進行位移微調。透過換日線這樣的展示內容，帶出單元「邊界」的子單元「移動與擴張」。前一節提到的——向觀眾展示南島族群文化上的能動性，直視那召喚情緒的困難歷史，並意識到自身與南島族群的關聯——體現在國際換日線這一策展選題上。

## 六、反思與結語

在 2022 年 9 月筆者完成本文初稿並口頭發表於當年人類學年會時，以 Google 搜

索「Austronesian」可獲得 5,160,000 筆資料，搜索中文「南島」則可獲得 5,860,000 筆資料——這接近六百萬筆資料所呈現出的多義「南島」，是臺灣獨有的當代現象。中英文資料無論筆數或主旨內容的差異，除了看出臺灣社會對「南島」的特別關注，也看出臺灣社會對此字義的特別混淆。事實上，誠如本文第三節第（一）小節「在翻譯中尋航」段落所陳述的，筆者是 2021 年 8 月在線上觀看語言學者白樂思的致詞影片時（當時南島廳策展工作已進行了好一段時日），才在翻譯的對照下恍然大悟，並豁然開朗。筆者樂見在本研究發展的同一時間，人類學者謝世忠（2022:24）也提出對於當前臺灣誤用「語族」，以及與「民族」混用的情形：

「語族」業已經被語言學和人類學學術社群嚴謹界定過，而「民族」在「南島民族」被開始使用之際，則仍是一鬆垮垮的名詞，好似它就自然存在，可以不證自明。不過，或許就是此一鬆垮垮之屬性，才能模糊被使用到今天，甚至彷彿如「南島語族＝南島民族」一般地被不加思索的接受。事實上，若欲表達南島語族的「人」，而不是「語言」本身，那麼，正確說法應該是「操用南島語族各個語言的人群」或「南島語言族系下之各地區人群」。只是，當前臺灣具有此一分辨警覺者並不占多數。

本研究以 2023 年 5 月對外開放的史前館南島常設展廳為對象，為了探討機構策展人如何以「*kita* 我們」為展覽主體來回應史前館南島廳策展工作上的需求，而梳理並試圖理解「南島」一詞在臺灣混用的背景脈絡。1990 年代醞釀、2000 年代發酵的「南島熱」，如今中央與地方政府推陳出新各式南島節慶、展演、地方深耕或國際交流活動，儼然「南島熱」在臺灣已於 2020 年代熟成。那麼海外呢<sup>14</sup>？對「語族」的誤用導致對「臺灣原鄉」的誤解，這些將如何擴及臺灣以外的地區，是筆者不樂見但未來值得持續

---

14 有關海外發展，筆者觀察當代藝術可能是臺灣將獨創之「南島」概念流動至國際的重要渠道之一。高雄市立美術館自 1997 年起關注「南島藝術」並有系統地建構相關跨國網絡，立基於此，該機構於 2021 年推出《泛·南·島藝術祭》，邀請澳洲、紐西蘭、韓國、日本、巴基斯坦、法國等國際藝術家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23 年舉辦首屆「國際南島藝術三年展」，是否將成為重要的影響事件？目前新加坡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與澳洲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規劃在 2027 年推出大型跨國展覽「航海：南島世界的藝術」（*Voyaging: Art of Austronesian Worlds*）（Yu-jin Sheng 2024 年 3 月 1 日私人通訊），與十年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福勒美術館（Fowler Museum）於 2016 年舉辦的「南島藝術：印太航海技藝的傳世遺產」（*Art of the Austronesians: The Legacy of Indo-Pacific Voyaging*）相較，將會有哪些策展敘事的轉向？鄰近的日本，由於在語境上有「南（方）島（嶼）」和「オーストロネシア」的差異，如何與其他語言的概念銜接？以上種種，是本研究尚未能詳述清楚並值得未來持續關注的。

關注的發展。

本文同時也是自我書寫，紀錄下更新規劃過程中，作為一間國家博物館的策展人，如何在政治與學術的交疊處定位「南島」、如何在博物館學發展的趨勢上呈現「南島」。「南島」這詞彙源自語言學，因此筆者也返回語言中尋找啟發。「*kita* 我們」雖然非大量使用於南島廳展板文案的人稱代詞，然而卻是策展團隊對於南島常設展廳主體的想像，它容許了南島族群異質的事實，隱含著一種與人建立關係的邀請——亦如與「南島」概念共生的大洋，將人群相互連結。

本文最後以人類學者李威宜（2014）反思臺灣族群展示與「族群熱」現象的文章作結。他回顧了臺灣人類學在後威權臺灣社會中所出現的各式反省與行動，但意識到問題仍持續存在。為此，他以人類學思維，提出「異質共生：差異交流的關係性」作為解方，他最後總結：

透過族群展示的文化再現來達成所謂「主體」是虛妄的，而且成就族群身份認同與文化聲望，也不是人群博物館的責任……（中略）……博物館的價值在於「關係性」的條件維繫。博物館應該面對的，是當代人類社會根基已然變遷的處境，需要承擔流動人群異質生活交流的信託責任。如何在博物館場域創造一個能夠對他者的存有之真，進行實質面對面的「我與你」的關係建立？……（中略）……如何建立一種異質共生的聯繫？……（中略）……這是當代召喚人類學者投入「人／群」展示工作的理念所在（同上引:241）。

李威宜的文章發表於 2014 年，如今相隔十年，筆者期許 2023 年完成更新、重新開幕的史前館南島常設展廳，透過蘊含包容性、展現邀請與對話姿態的「*kita* 我們」——這個策展過程中向南島族群學習而得的語意概念——使族群展示長期以來的主客位辯證與瓶頸有所突破，開展新的策展方法。

## 參考書目

王勁之

- 2020 〈「蕃藝書屋」林明德先生及《南島時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史前館電子報》第 473 期（2022 年 8 月 15 日）。

王嵩山

- 2023 《創藝之道：臺灣南島語族之物、意象與新性的人類學觀點》。臺北：蔚藍文化。
- 2009 〈族群與想像的博物館：臺灣原住民族與客家的比較研究〉。刊於王嵩山編《製作博物館》，頁 97-114。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方鈞瑋、黃郁倫

- 2020 〈譯者序〉。刊於大衛·阿米蒂奇、艾利森·巴緒佛編《太平洋的多重歷史：大洋、土地與人群》，方鈞瑋、黃郁倫譯，頁 11-13。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部。

吳佳芬

- 2009 「南島意象」的形塑與再現：以三座博物館為例。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壬癸

- 2015[1997] 《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臺北：前衛。
- 2013[2010] 《珍惜台灣南島語言》。臺北：前衛。

李威宜

- 2014 〈族群展示的反思：後威權臺灣的觀察〉。《考古人類學刊》80：221-250。

胡家瑜

- 2007 〈博物館、人類學與臺灣原住民展示：歷史過程中文化在現場域的轉型變化〉。《考古人類學刊》66：94-124。

陳玉美

- 2004 〈器物、文化與人：以南島語族的討論為例〉。《歷史月刊》52：34-40。

陳玉莘

- 2022 〈從福爾摩沙人到南島民族：臺灣「向南島連結」之現象分析〉。《原住民族文獻》8(3)：8-21。

陳有貝

- 2022 《山林裡的南島語族：台灣原住民族群的形成論》。新北：華藝。

陳伯楨

- 1998 〈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研究所遭遇的問題〉。《人類與文化》32/33：55-69。

陳芷凡

- 2021 〈以「南島」為名：原住民族文學中的認同政治與島嶼想像〉。《中山人文學報》51：81-110。

陳其南

- 2014 〈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回饋〉。刊於林淑蓉、陳中民、陳瑪玲編《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頁133-215。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徐雨村

- 2002 〈原住民文化與博物館詮釋：以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灣南島民族展示為例〉。刊於《人類學的比較與詮釋：慶祝陳奇祿教授八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 2006 《台灣南島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喬宗忞

- 1994 〈連繫過去與現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中的臺灣南島民族〉。《博物館學季刊》8(3)：25-28。

黃郁倫

- 2019 〈透過原住民博物館爭取困難遺產的公眾記憶〉。《博物館與文化》17：71-92。

黃維晨、台灣太平洋研究學會

- 2019 〈南島語分佈與遷徙推論〉。刊於《世界南島常設展示廳建置前置資料收集結案報告書》，頁19-23，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委託臺灣太平洋研究學會。

葉蜚聲、徐通鏘

- 1993 《語言學綱論》。臺北：書林。

劉斌雄

- 1993 〈一個民族學家的期許寄望於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1：12-14。

盧梅芬

- 2015 〈以謹慎態度使用「南島語族」此詞，紀念陳伯楨教授〉。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史前館電子報》第304期（2015年8月1日）。
- 2016 〈從南島語系到南島奇觀：南島文化園區規劃及其文化再現之形成脈絡〉。《臺東大學人文學報》6(1)：35-94。

謝世忠

- 2022 〈臺灣原住民族跨出何方？——南島探觸的近疏與遠親〉。《原住民族文獻》8(3)：25-28。

謝世忠編

- 2002 專題「環伺太平洋：南島同胞圈的創造史略」，《原住民族文獻》8(3)。

Armitage, David, and Alison Bashford eds.

- 2014 *Pacific Histories: Ocean, Land, People*.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Bellwood, Peter

- 1980 “The Peopling of the Pacific.” *Scientific American* 243(5): 174-85.

- 1984/85 “A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Origins.” *Asian Perspectives* 26(1): 107-117.

Bennett, Tony

- 1994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In Nicholas B. Dirks, Geoff Eley, and Sherry B. Ortner eds., *Culture/Power/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lust, Robert

- 1976 “Austronesian Culture History: Some Linguistic Inferenc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World Archaeology* 8: 19-43.

- 1984/85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s* 26(1): 45-67.

- 1995 “The Prehistory of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A View from Language.”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9(4): 453-510.

Chang, Chi-Shan, Hsiao-Lei Liu, Ximena Moncada, Andrea Seelenfreund, Daniela Seelenfreund, and Kuo-Fang Chung

- 2015 “A Holistic Picture of Austronesian Migrations Revealed by Phylogeography of Pacific Paper Mulberry.” *PNAS* 112 (44) 13537-13542.

Clifford, James

- 2007 “Quai Branly in Process.” *October* 120: 3-23.

- 2019[1997] 《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Kolas Yotaka 譯。苗栗：桂冠圖書。

Cobb, Amanda J. ed.

- 2005 Special Issue: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29(3/4): 517-537.
- Conley, Katharine
- 2010 "Is Reconciliation Possible? Non-Western Objects at the Menil Collection and the Quai Branly Museum." *South Central Review* 27(3): 34-53.
- Crooke, Elizabeth
- 2007 *Museums and Community: Ideas, Issues and Challeng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iamond, Jared M.
- 2000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Nature* 403: 709-710.
- Donohue, Mark, and John Charles Smith
- 1998 "What's Happened to Us? Some Developments in the Malay Pronoun System." *Oceanic Linguistics* 37(1): 65-84.
- Doss, Erika Lee
- 2010 *Memorial Mania: Public Feeling in Americ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uncan, Carol
- 1991 "Art Museums and the Ritual of Citizenship." *In* Ivan Karp, and Steven D.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pp. 88-103.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Duncan, Carol, and Alan Wallach
- 1980 "The Universal Survey Museum." *Art History* 3(4): 448-469.
- Faucourt, Camille
- 2020 "A Week in Kyoto, Questioning the Definition of Ethnographic Museums." *ICME News* 89: 16-17.
- Fox, James J.
- 1995 "Austronesian Societi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In* Peter Bellwood, James J. Fox, and Darrell Tryon eds., *The Austronesian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 229-243.
- Haraway, Donna J.
-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ong, Jiyea

- 2020 "Ethnographic Museums and New Forms of Human Diversity." *ICME News* 89: 18-19.

Huang, Yulun

- 2016 "Memorial-Oriented Indigenous Museum: Telling the Hard Truths for Decolonization." Master thesis, Program in Museum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Krawec, Patty

- 2022 *Becoming Kin: An Indigenous Call to Unforgetting the Past and Reimagining Our Future*. Minneapolis: Broadleaf Books.

Kreps, Christina

- 2020 "The Work of Culture, Heritage, and Musealized Spaces in 'Unprecedented Times'." *Museum Worlds: Advances in Research* 8: 102-110.

Lavine, Steven. D.

- 1992 "Audience, Ownership, and Authority: Designing Relations between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In Ivan Karp, Christine Mullen Kreamer, and Steven D. Lavine eds.,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pp. 135-157.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Lebovics, Herman

- 2006 "The Musée du Quai Branly: Art? Artifact? Spectacle!"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24(3): 96-110.

LinguisticsNetwork

- n.d. "An Intro to Language Families." LinguisticsNetwork, accessed September 1, 2022, <https://www.linguisticsnetwork.com/an-introduction-to-language-families>.

Lonetree, Amy

- 2009 "Museums as Sites of Decolonization: Truth Telling in National and Tribal Museums." In Susan Sleeper-Smith ed., *Contesting Knowledge: Museums and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pp. 322-337.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2012 *Decolonizing Museums: Representing Native America in National and Tribal Museums*.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Lonetree, Amy, and Amanda J. Cobb eds.

- 2008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Critical Conversation*.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Lonetree, Amy, and Sonya Atalay eds.

- 2006 Special Issue: Decolonizing Archaeology.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30(3/4): 507-510.

Marck, Jeffery

- 2002 "On Shutler and Marck (1975)". In Stuart Bedford, Christophe Sand, and David Burley eds., *Fifty years in the field: Essays in honour and celebration of Richard Shutler Jr's archaeological career*, pp. 1-10. Auckland: New Zealand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Matsuda, Matt K.

- 2022[2011] 《我們的海：一部人類共有的太平洋大歷史》。馮奕達譯。新北：八旗文化。

Ross, Malcolm D.

- 1996 "On the Origin of the Term 'Malayo-Polynesian'." *Oceanic Linguistics* 35(1): 143-145.

Sagart, Laurent, Tze-Fu Hsu, Yuan-Ching Tsai, Cheng-Chieh Wu, Lin-Tzu Huang, Yu-Chi Chen, Yi-Fang Chen, Yu-Chien Tseng, Hung-Ying Lin, and Yue-ie Caroline Hsing

- 2018 "A Northern Chinese Origin of Austronesian Agriculture: New Evidence on Traditional Formosan Cereals." *Rice* 11, 57: 1-16.

Simpson, Moira G.

- 1996 *Making Representations: Museums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London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Simon, Nina

- 2016 *The Art of Relevance*. Santa Cruz, CA: Museum 2.0.

Solheim, Wilhelm G.

- 1984/85 "The Nusantao Hypothesis: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Austronesian Speaker." *Asian Perspectives* 26(1): 77-88.

Takeuchi, Craig

2021 “UBC’s Museum of Anthropology director Anthony Alan Shelton steps down after 17 years,” Georgia Straight (Vancouver), July 6, 2021, accessed May 20, 2024, <https://www.straight.com/arts/ubcs-museum-of-anthropology-director-anthony-alan-shelton-steps-down-after-17-years>.

Vergo, Peter ed.

1989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Books.

Waddell, Eric, Vijay Naidu, and Epeli Hau‘ofa eds.

1993 A New Oceania: Rediscovering Our Sea of Islands. Suva: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Schoo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te, Geoffrey

2018 〈前言〉。刊於《以海為身，以洋為度：浩鷗法選輯》，頁 14-27。林浩立、黃郁茜、郭佩宜譯。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部。